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

卷三十八

真西山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
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
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
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 適與蒲同 日為之

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母使婦人預國事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母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苻太后齊君王

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譴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

噫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疆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永巷

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第產為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
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
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
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
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
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
之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
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誅
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
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疆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
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
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
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為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太后病
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

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
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
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
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
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
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
王為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
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
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

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
連和以待呂氏變兵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
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
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
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
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
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
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
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
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
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
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
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

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

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帝廷中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輿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大孝行義之序八卷 八
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
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
殺呂頹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
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
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
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旣從已
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

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
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
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鶩易給肯去
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
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爲心
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
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
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
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

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
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
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
侯莽為大司馬

莽太后之姪也

與共徵中山王奉哀

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
政於莽莽顯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
孫選最少者廣成侯子嬰年二歲立為孺子
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

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

莽篡事見外屬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
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
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
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
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
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
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

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唯秦竇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秦國竇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漢仍其繆

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臨質桓靈臨

朝者六后竇鄧閻梁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

兄貪孩童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

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

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弑害和帝誅

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

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

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

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

歛衽於虛器直生懷懣騰書於象魏臣按

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

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閹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尊為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薦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冲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鳩殺質帝遂立相帝以此天下失望

相帝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

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皇太后臨朝
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後董卓
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為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
鄧與梁本以賢稱而威帝竇后亦志存社
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為天下後世所非梁
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壺而預國政
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
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
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
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
謂能奉已故按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
施施無憚避帝以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
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
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

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甘其志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大臣褚遂良也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

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偽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城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

大學初學卷之五十四
不附乃陰忍驚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
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瓜叻有不慊若素
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
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
保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傳游藝率
閔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太后知威柄
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
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
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
后所寵也

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
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謁不忤
于朝外言不納諸相關睢之化行彤史之
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
興常在中主第稠旣接則情與愛遷顏辭
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
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
而爲好左右附之儉壬其之狡謀鉗其悟

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

中宗后
弒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

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譙類向之黃其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僂族夷不足錄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卷之三